

章君谷 著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with long black hair, wearing a black dress adorned with a large bouquet of pink and white flowers. She is set against a dark blue background with faint outlines of a city skyline and a car. The title '魂惊上海滩'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red characters with a white outline, positioned across the lower half of the cover. Below the title, the publisher's name '团结出版社' is visible in smaller white characters. The cover shows signs of wear, including scratches and a torn bottom edge.

魂惊上海滩

团结出版社

魂 惊 上 海 滩

章君谷 著

团 结 出 版 社

魂惊上海滩

章君谷 著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北京东皇城根南84号)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4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ISBN 7—80061—015—2/I·3

定价: 3.35元

内 容 简 介

堪称“众家老板”的黄金荣，是旧时上海三大亨（黄杜张）中之第一大亨。黄金荣得势于清末民初时期，在华洋杂处、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黄浦江滨，特别是在十里洋场充满罪恶的租界里，靠他自己的胆与识、阴谋与手腕，由巡捕房最末一名华探，升为首席总探察长。此书描述的正是他的那些坎坷生涯、香巢艳事、奇案侦踪……

主要情节有：黄金荣恼洋人、施手腕，挟制法捕房总巡费奥礼，一举从末等华探升任华籍总探长；苏州城夺人妻，与桂生姐结发；临老色心动，娶徒孙辈的一代名伶、旷代艳姝露兰春为妻复又离异；近代民主革命志士仁人宋教仁遇刺身亡一案始末，黄金荣一举破案缉凶经过和刺宋案审理中的诡谲风波；轰动全上海的徐家汇香车艳尸案，案中有案，几日内沉冤昭雪两案双结……

目 录

从上海三大亨谈起.....	(1)
露兰春的凄凉身世.....	(3)
众家老板气派不凡.....	(5)
上海包打听的由来.....	(8)
望江楼上私设公堂.....	(10)
发妻嗜赌小妻无数.....	(13)
白相人嫂嫂桂生姐.....	(16)
面子撑足袂裹更厚.....	(18)
大亨公馆钟鸣鼎食.....	(20)
郑家木桥开共舞台.....	(22)
编剧导演全部挖来.....	(25)
宏碧缘唱红露兰春.....	(27)
黄家公公不怀好意.....	(30)
三鑫公司财势惊人.....	(32)
汉口演唱格外风光.....	(35)
央杜月笙做鲁仲连.....	(38)
两记耳光一场大祸.....	(4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43)
树大根小落门落槛.....	(45)
夫妻一场五万大洋.....	(48)
白相人嫂嫂的漂亮.....	(50)

入官让位马前泼水.....	(52)
杜月笙仗义助义姐.....	(55)
一树梨花压了海棠.....	(58)
水果阿荣当众受辱.....	(60)
孟小冬如何入黄门.....	(62)
虞洽卿号赤脚财神.....	(63)
颜料业的四大天王.....	(66)
探山归来变生肘腋.....	(68)
夜返香巢惊魂摄魄.....	(71)
男贪女厌唇枪舌剑.....	(73)
秘室聚议会错了意.....	(76)
打包各散十斧齐下.....	(77)
虎口捋牙头上顶刀.....	(79)
小开轿娃生死一发.....	(81)
烟视媚行风情万种.....	(84)
樊夫绑匪清晨出动.....	(86)
海棠春浓突来怪客.....	(89)
美梦方觉佳人断魂.....	(91)
伊人失踪玩火自焚.....	(94)
鬼使神差阴差阳错.....	(96)
洋探华捕场面尴尬.....	(99)
老共舞台惊风骇浪.....	(101)
黄露斗法惊动沪上.....	(106)
聂会审官左右为难.....	(108)
遍体鳞伤霍然而愈.....	(111)
一语丧邦大事不好.....	(113)

蛾眉一怒要别苗头.....	(115)
义理分明拒绝撑腰.....	(117)
故弄玄虚摆布疑阵.....	(120)
欲擒故纵存心挑逗.....	(122)
生日堂会爆出大事.....	(125)
三大亨到露兰春来.....	(127)
协议离婚结束孽缘.....	(130)
华籍探长“拿摩温”(No. 1).....	(133)
上海北站霹雳一声.....	(133)
陈英士大叫不甘心.....	(138)
死不瞑目人人缉凶.....	(142)
血案凶手困兽之斗.....	(147)
一口供认出主使者.....	(150)
应家廿六人大起解.....	(152)
特别法庭华洋会审.....	(155)
应桂馨的神通广大.....	(158)
武士英盛装亮相记.....	(160)
牵涉出袁世凯来了.....	(162)
毁宋酬勋真相大白.....	(166)
所谓的宋教仁献灵.....	(16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70)
淫伶艳妓媚优孽缘.....	(174)
四大金刚名妓黛玉.....	(176)
插刀留柬知县垮台.....	(179)
俏寡妇一掷东珠蝶.....	(181)
黑马车驾走黄天霸.....	(184)

风流寡妇身世谜底·····	(186)
黄开甲来独占花魁·····	(189)
圣路易博览出洋相·····	(191)
金屋乐南面王不易·····	(194)
朱桂珍一怒建戏院·····	(196)
关老爷动了雷霆怒·····	(199)
淫凶恶极锒铛下狱·····	(201)
七年囹圄郁郁而卒·····	(204)
第一桩黄色新闻·····	(206)
半世纪前汽车传奇·····	(208)
北里娇娃记分七等·····	(211)
麦田艳尸轰动一时·····	(213)
众家老板亲自出马·····	(216)
小林黛玉午夜行香·····	(218)
案中有案火油巨钻·····	(220)
香车艳尸案外有案·····	(222)
一入花丛意乱情迷·····	(222)
豪富公子香闺设宴·····	(225)
一声相赠巨祸酿成·····	(227)
一夜风流一条性命·····	(228)
熠熠巨钻案中有案·····	(231)
王莲英有冤无处伸·····	(233)
急转直下大放光明·····	(236)
野鸡司机卷进案里·····	(238)
王莲英来做替死鬼·····	(240)
江洋大盗心狠手辣·····	(242)

良心发现苦苦哀求.....	(244)
凶神恶煞辣手摧花.....	(247)
拖阎瑞生下手杀人.....	(249)
自疚自责跪地求妻.....	(251)
朱葆三殓以闭门羹.....	(254)
黄金荣一日破奇案.....	(256)
高潮迭起余波荡漾.....	(258)
一哄而上死伤狼藉.....	(260)
茶房施暴丫环急叫.....	(262)
西捕垂涎如狼似虎.....	(264)
宁饿勿穷宁死勿关.....	(267)
英国巡捕咆哮公堂.....	(269)
下手强抢一片大乱.....	(272)
痴心妄想财色兼收.....	(274)
枪声响处血肉横飞.....	(277)
上海道袁树勋登场.....	(279)
宁伤百姓勿伤好官.....	(283)
八点协议初步胜利.....	(286)
天下事要讲个公道.....	(288)
英兵前导坐轿巡街.....	(291)
周玉帅大大地失策.....	(293)
一叠连声糟了糟了.....	(296)
委屈求全一败涂地.....	(298)
慈禧宠臣庆王好友.....	(301)
赤脚财神建立殊勋.....	(304)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06)

张大帅大闹金交所.....	(308)
地皮大王大惊失色.....	(310)
季云卿跪求杜月笙.....	(312)
一掷万金风潮平息.....	(315)
几家欢乐几家愁.....	(217)
买进凶宅闯了大祸.....	(219)
一十七具无头尸骨.....	(322)
一转眼尸首不见了.....	(325)
破案缉凶难于登天.....	(327)
众目睽睽爱子被绑.....	(330)
抱挟酋上天霸拜山.....	(333)
绑匪下书蚀钱消灾.....	(336)
只此一别便成永诀.....	(338)
来去无踪释回肉票.....	(340)
神秘冰窟三尸横陈.....	(343)
无头命案千古奇冤.....	(345)

附录:

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黄振世 (346)
写在“众家老板黄金荣”之前.....	黄启予 (377)

从上海三大亨谈起

现代中国最富传奇意味的人物，首推所谓上海三大亨黄、杜、张：号称“众家老板”的黄金荣，上海人当面称“先生”，背后叫“本土”的杜月笙，还有自号“大帅”，但是手下并无一兵的张啸林。

这三位大亨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黄金荣从小就不爱读书，杜月笙只上过四个月的学堂，张啸林不过略识之无。就一般观点而言，他们应该属于“文不成，武不就”的小户人家子弟，大时代浪潮中无数亿万粒泡沫之一。尤其是他们的一生经历，既不会执管为文，应试中举，也从未舞刀弄枪，当兵打仗。仕农工商四大阶层，黄杜张一行也挨不上。

然而他们却崛起里闹，威镇沪上，论财是富可敌国，论势则炙手可热，享尽了人世间的富贵荣华，穷奢极侈。甚至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金融工商、社会事业……，样样都插上一手。连一部五千年专制政治推翻后的中华民国现代史，他们也有着推波助澜，风云际会的蛛丝马迹，隐隐脉络可寻。

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真是一个寻味的问题。但是我们深信，中外杂志高明读者，应该不难从下闻所未闻，精采百出的最新报道里，获得正确的答案。

首先我们要确认的是，以黄杜张三大亨并列，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并驾齐驱，等量齐观的人物，以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论，其实是不太公允的。由于三大亨之阔出

道的早与迟，地位的尊与卑，充其量，也只能说是“黄与杜张”。

为什么要将黄金荣从上海三大亨之中提高一级？最简单扼要的解释，是杜月笙由黄金荣所一手提拔，张啸林则是往后才被杜月笙延揽入伙的一名助手。

再拿他们在黄浦滩上出人头地，蔚成人物的时间顺序上来看，黄金荣是在逊清光宣之交，也就是公元1909年前后。杜月笙则在民国十六年黄金荣宣告退休，方始脱颖而出，独当一面，连张啸林都要比他早些。张啸林是随着浙系军阀入据上海而俱来的白相人。当民国八年（1919）8月14日，袁世凯倚为东南干城的一员大将，浙江督军扬善德病逝，淞沪镇守使卢永祥升任浙督，何丰林当上了淞沪镇守使，他派江干廷为镇守使署秘书长，俞叶封为缉私营统领，刘春圃任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张啸林自忖他和江干廷、刘春圃、俞叶封都搭得上关系，可以搞出一个官“商”合作，沆瀣一气的“局面”，这才离开杭州跑到上海来的。所以在民国八年以至十六年这八年之间，黄浦滩上所谓的大亨，应该是黄金荣与张啸林并列，杜月笙仅只是黄金荣手底下最得力的一名伙计而已。

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杜月笙为什么会异军突起，压倒黄张，有了往后所谓“沪上三大亨黄杜张”的说法？此无他，不过是黄金荣悄然告退，息影家园，让他的伙计杜月笙代之而与，俨然一亨，杜月笙从幕后转到前台来了。

照道理说，以黄金荣一向敬事国民党诸要人，十六年以后的黄金荣，应该是尽可借步登高，越来越得心应手的。为什么他要在巅峰状态之际急流勇退，销声匿迹呢？多年以

来，访问汗牛充栋有关上海三大亨的著迹，虽有各种不同的推测与说法，但就笔者遍访黄氏儿媳、孙辈、亲友、门下，一再探讨研究，几经质疑辩难，所获致的唯一结论，那就是黄金荣临老入花丛，交了一步最后的桃花运，讨了红颜祸水露兰春。

露兰春的凄凉身世

在北洋军阀宰制全国时期，如果说刘喜奎是北方出尽风头的名伶人物，那么，露兰春更称得上是南方艳名特噪，上报次数之多无与伦比的旷代艳姝了。

而且，她身世之奇特，背景之复杂，遭遇之戏剧化，影响之广且远，更是“美艳亲王”刘喜奎所望尘莫及的。

民国八年（1919），黄浦滩上出了一件轰动一时，尚且连台好戏陆续上场的社会新闻。有一个在浦东烂泥渡卖烧饼油条的山东老头吴士修，愣头愣脑地跑到黄金荣旗下的共舞台，他不走前门走后门，硬要往后台闯。看门人大声吆喝拦住他，这吴士修便不甘心的大吵大闹，口口声声地嚷着：

“俺是来找俺闺女的！”

周围聚起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一多，共舞台的把门人就不便动手把吴士修硬给拉开，他只好捺下性子，板起了脸来喝问：

“你闺女，你闺女是谁呀？”

那吴士修一开口说话，顿时就把看热闹的和看门人全都

吓了一跳，因为他清清楚楚地说：

“我的闺女是露兰春！”

斯语一出，就好象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方巨石，轰然一声，浪花四溅。在他周围的人，情不自禁的叫声“啊！”一个个睁大两眼，面面相觑起来。唯有把门人在哈哈大笑的道：

“你这个山东老头，是呛醉了黄汤，还是大白天做梦呀？说什么我们露老板是你的闺女，简直是热昏嘛！”

然而，山东老头吴士修，却还在坚定不移，一本正经的说：

“露兰春是我的闺女，那是一点儿也借不了的。我已经一连看了十几天她的戏了，她不但模样儿长得像我，而且，我还说得出来，她身上有那些那些认记。”

把门的仗势欺人，啐了吴士修一口，又声声冷笑地骂道：

“你这个‘屈死’！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居然敢来冒认露老板是你的女儿。我告诉你吧，我们露老板有父有母。她父亲就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翻译，张师张先生。”

吴士修还不死心，他一口咬定的说：

“不，你们都弄错了。我打听过了，张师先生只是露兰春的养父，我才是她的生身父亲。不信，你放我进去，我跟我闺女一说明，她马上就会认我的！”

把门的忍无可忍，伸出偌大拳头，在吴士修的面门上扬一扬，作势恫吓的说：

“你敢说露老板不是张先生亲生的，看我不打掉你的大牙！”

吴士修却无惧色，他沉着镇定地说：

“你便打死了我，我也不能不认我的闺女。列位，”他望望四周围的人再说：“我也是好好人家出身，自幼读书识字，家中也有田地财产。就因为十三年以前，我那个黑心肠毒不过的老婆，拐走了我的闺女，就是现在在唱宏碧缘的露兰春，逃得不知去向，我实在舍不下我的闺女来，这才离乡背井，到处流浪，如今已经有十来年啦！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便舍了这条命，也要把我的闺女带回去。我们是家有业，有头有脸的人家，再怎么，也不能让我闺女抛头露面的唱戏！”

人丛之中，有人开口发了问：

“喂，你说你女儿是被你老婆拐走的，可是，露老板今年已经二十多岁了呀？”

“不错，”吴士修接口便答：“我闺女今年二十二，她被拐走的那年，才九岁。”

把门的怔了怔问：

“什么，九岁？”

“是九岁。”吴士修振振有词的央求着：“大哥，你行行好，放我进去，和我闺女见个面。她九岁那年才离开我，从小我顶喜欢她，她不会认不出我这个老爸爸的，是不是？”

众家老板气派不凡

看热闹的群众之中，也响起了嗡嗡议论之声。渐渐的有

人同情起这位弃家寻女，流浪一十四年的山东老头吴士修来了。——为什么不让吴士修进去看看露兰春呢？既然露兰春被她母亲拐走的时候，已经是个九岁的小姑娘，她就决不会不记得当年的往事，认不出爱她如掌上明珠的生身之父。就算吴士修是冒牌货，当面拆穿，也不过是一桩笑话罢咧。

于是便有人代他求情的说：

“就让他去见见露老板吧，说不定他真是露老板的父亲。父女就此团圆，那也算做了一桩好事嘛。”

岂料，那个把门的仗着黄金荣的势，竟会勃然变色，声势汹汹的斥道：

“屁！你晓得什么，在这里胡乱嚼蛆！露老板分明父母俱在，你是存心要触她的霉头！”

挨了骂的啞然无语，悄悄地从人群中溜开，免得惹祸上身。只是那倔强的山东老头，还在苦苦地哀求。把门的眼见看热闹的越聚越多，着实光了火，正要将刺刺不休的吴士修强行撵走，蓦的，汽车喇叭一响，一辆黑牌福特A型轿车驶近来，把门的顿时便神情紧张，三把两把将吴士修推到一边，同时还在赶紧驱散那些看热围的，口口声声的在说：

“还不快走，我们老板来了！”

黑牌轿车驶到戏院后门口停下，坐在前座的一名腰阔臂粗的保镖，抢先跳下车来，然后肃立一旁。山东老头吴士修和那些看热闹的，一听黄老板到，登时一哄而散，共舞台后门口立刻便空荡荡、静悄悄的。但见走出一位矮矮胖胖、结结实实、显得头比身大、口可容拳的人，他生来一张紫膛脸，颊肉臃肿，却是四方正田，嘴唇皮特别的阔与厚，眼睛大而且亮，脸上还有隐隐约约的麻痕。这便是名闻全国、威

镇全沪、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华探摩温（No. 1），人称“众家老板”、绰号“麻皮金荣”的黄金荣了。

方才戏院后门口围起一大堆人，看见他汽车驶来方始散去的那一幕早已被坐在汽车里的黄金荣看到了，因此他一下车便问：

“触那娘！啥事体？”

把门的立刻胁肩谄笑，弯腰哈背迎上前去，附在黄金荣的耳畔，压低声音，但却指手划脚，把吴士修“冒认”露兰春为女的经过，简单扼要地说了一遍。

黄金荣凝神倾听，两道浓眉霍然一掀，接下来便紧紧的皱起，然后耐心的等到听完后，这才面现惊诧之色，脱口而出地说：

“触那娘，会有这种事体？”

把门的连忙见风使舵地说：

“我看他一定是个疯子。否则，那来这大的胆子！”

却是黄老板偏偏不以为然，他一面步进门，一面吩咐：

“你去把他带进来，我要亲自问他的话！”

把门的大出意外，然而当他回过神来，四处去找那个闯门寻女的山东老头时，他便遍体骇汗淋漓地发现，吴士修为黄金荣的威势所慑，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

把门的满心忐忑，硬起头皮趑进共舞台后台，去向黄金荣报告，吃黄金荣劈头骂了一句“触他娘”，接着便奉到一道煌煌严令：

“火速去找那个姓吴的，找到以后带他来见我。还有，这件事体一定要守秘密，绝对不许给露老板晓得，若不然，小心你的脑袋！”